当你需要真相时，
永远不要相信陌生人的答案……

异域深眠

YIYU SHENMIAN

何慕 著



看似无关的无辜者接连遇害，那份神秘、阴森、诡异的背后藏着什么……
阳光灿烂的沙滩现场，令人泛起阵阵的寒意……
藏匿暗处的杀人者究竟是谁？下一个牺牲品又将是谁？

也许你可以猜到开头，但你永远不会猜到结局。

麦林推理

广西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异域深眠

何慕 著

YIYU SHENMIAN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域深眠 / 何慕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7-219-07494-7

Ⅰ.①异… Ⅱ.①何… Ⅲ.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9910号

监　　制　彭庆国
策划编辑　梁凤华
责任编辑　梁凤华
责任校对　周娜娜　周月华
美术编辑　王　霞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　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494-7/I·1397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不是开始	001
莫名其妙的寻人委托	006
混乱的局面	043
第三个死者	064
旧梦迷雾	100
遥远的旅程	125
故居	168
深度催眠	199
最后的晚餐	280
不是结局	311

异域深眠

YI YU SHEN MIAN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是开始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据说是千年极寒。

凌晨两点多，正是一天之中气温最低的时候，路上早已没了行人，到处像死了一般的寂静。

老旧的路灯投射下微弱的光，在冰冷的柏油路上留下了一个个弱小的光晕。陈雨走出一个光晕，踏入黑暗之中，然后又走进另一个光晕，如此循环。虽然前面的路被黑暗吞噬而看不到尽头，但她知道，再有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家了。

如果那间小屋称得上是家的话。

天气很冷，幸好她也早有准备。从那间别墅出来的时候，陈雨戴上了棉质的口罩，围了条厚厚的围巾，还穿了件臃肿的羽绒服。但就算如此，刺骨的寒意仍轻而易举地穿透层层阻挡，在温热的皮肤上肆意游走，一如那些男人

的手掌。陈雨突然怀念起别墅里的温暖舒适，在别墅里，即便脱掉了所有的衣服，仍然让人觉得非常温暖。不过就算别墅里再舒服，她也不能留在那里过夜，明天还有线性代数的学分考试，缺考可不行。

她缺的只是钱。

陈雨的家在广西的一个小镇，山清水秀，但非常贫瘠。父亲长年卧病在床，母亲靠卖些花生瓜子之类的零食养家。两年前，陈雨考上了这所S市的大学，父母异常兴奋，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以为只要女儿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就会给家里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母亲敲遍了所有亲戚朋友的家门，发誓赌咒地借来平生最大的一笔债务——五千块钱。那些钱包在了洗得看不清颜色的手帕里，由父亲郑重地递给了陈雨。陈雨接了过来，什么也没说，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到学校报到的时候，从未到过县城以外的陈雨孤身上路，父母只送她出了村口。没别的原因，车票太贵。第一个学期，她过得很省，但是她很快发现，在S市这个地方，无论你多么节俭，钱还是如手中的细沙，须臾就不见了。陈雨意识到，节流不是关键，关键是开源。一个女人想要挣钱有很多办法，陈雨想了想，选择了最轻松的办法。第二个学期，她没再让家里寄学费和生活费。她对父母说自己找了兼职，一个学期可以挣不少钱。第三个学期，陈雨开始往家里寄钱。她告诉父母，现在兼职工作的薪水一个

月足足有三千多块。

父母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在电话里一边反复叮嘱陈雨不要耽误了学习，一边感叹着在大城市赚钱如此轻松。

只有陈雨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挣的——援交。陈雨很漂亮，属于那种清秀的女生，妩媚中带有一点点的胆怯，非常合那些有钱老男人的胃口。

她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朋友，而且申请了校外住宿，为的是避开所有人的目光。陈雨觉得，这只是一种生存的手段，是迎接未来毕业之时的权宜之计。她不想让四年的大学生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度过，更不想让以后的老公发现自己人生中的这段灰色轨迹。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在乎，但她在乎，她的内心还有那么一块柔软的地方。

一阵冷风吹来，陈雨不禁裹紧了衣服。路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活物。她在一幢烂尾楼前停了下来，远远看去，这几百米的路上没有任何的灯光。黑暗总会给人施加一种不可抗拒的恐惧和压抑，尤其是对女人来说。

她咬了咬嘴唇，有点后悔为了省钱不打车的决定。干燥阴冷的夜风依旧呜咽着吹过，偶尔穿过干枯的树枝，发出嘶哑的尖啸。她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叹了口气，迈出了脚步，向着黑暗前进。

吧嗒。

好像是什么东西掉落在地上的声音。陈雨警觉地转身，向后面看去。

然而视线所及，除了黑暗，再没有别的什么。大概是自己神经过敏吧，陈雨自嘲地笑笑，仰头去看那幢烂尾楼。

冰冷、坚固、高深莫测地隐匿在夜色之中。

毫无预兆的，背后传来一声叹息。

陈雨吓了一跳，猛然扭头回望。

黑暗之中，一个身影缓缓走近。陈雨站在原地，有些紧张地看着那个身影慢慢走近。

或许跟自己一样是晚归的路人，或许是个不怀好意的……陈雨捏了捏贴身的口袋，如果碰到的是抢劫的，就老老实实把钱给他好了。钱还可以再挣，生命却只有一次。

“不好意思，我迷路了，请问银统北楼怎么走?”那个身影问道，声音沙哑干涩。

陈雨松了口气，“一直往前走，走到大路上，然后再左转就到了。”

身影道了声谢，越过陈雨后继续向前走去。陈雨低头笑了笑，只是个问路的，自己也未免太过胆小了吧。

那人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又转了回来。怎么，没弄明白吗，还是想问一下别的地方？陈雨快步迎了上去。

“我刚才说我迷路了。”身影边说边向陈雨靠近。

“是啊，我刚才说得不清楚吗?”陈雨有点迷惑。

“不是，我想再问你点事。”

“哦，你问吧。”

“你迷路了吗?”

“我？迷路？”陈雨觉得有点奇怪。

“是啊，在人生的道路上，你迷路了吗？”

他是个疯子吗？

“其实，那种钱不挣也罢。”

“……什么？”陈雨脸色苍白。

“我知道你家境不好，但是，这种肮脏的工作并不适合你。你应该像一杯清水一样干净无瑕。”黑影越靠越近，沙哑的声音在凝重的夜色中显得异常刺耳。

“你……认错人了吧。”陈雨的牙齿在打战。

“怎么会呢，陈雨，我怎么会认错你呢？你的住址、你的习惯、你的喜好、你的容貌、你的身材、你的一颦一笑，我都记在心里。”

“你是谁？！”陈雨嘶声问道。

黑影贴了上来，黯淡的月光照亮了他的脸。

一张惨白泛着冷光的面具。

“我会赐给你……”

“不要……”

微弱的声音在空旷的夜色中戛然而止。

莫名其妙的寻人委托

昨晚酒喝得太多了。

头有些痛，胃里还很不舒服，我一边用力地按着自己的太阳穴，一边盯着桌子上的照片发呆。照片上的少女，大概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很是可爱。棕色的靴子上点缀着一些铜环，松松垮垮的象鼻袜把腿衬得修长笔直，浅白色不到膝盖的百褶裙散发着青葱气息，天蓝色的毛料对襟上衣衬着光滑柔软的长发，略显稚嫩秀气的脸可爱地笑着。

“你的意思是?”我抬起头，看着面前扭扭捏捏的高中生。

他脸色发红：“拜托你找到她，你能找到她的，对不对?”

我的头痛有些加剧，“只有一张照片？这样很不好找。名字啊，年龄啊，履历啊，这些基本的资料都没有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高中生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

“我接。不过资料太少，跑来跑去的调查费用会比较多，没有个四五千块钱是办不成事的。”几乎三个月没接到什么像样的工作了，我决定赌一把。

“只要你能找到她，多少钱我都愿意给。”高中生的言辞颇为恳切。

我暗地里舒了口气，将自己的名片丢给他，“那么，你交过定金之后，我就会开始工作了。”

“谢谢！谢谢!”他眼角竟然有泪水溢出，“这两天，就这两天，我就把钱送来!”

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还是说道：“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一下。”

虽然知道下面的话一出口，这个高中生很可能会改变主意，但是这些话还是不得不讲。私人侦探毕竟是个处于社会边缘的职业，如果跟委托人产生纠纷的话，很不好收场。所以，我习惯把丑话说到前面。

“这五千块钱是寻人的费用，也就是说只要我开始找人，不管找没找到这个女人，钱都是不会退给你的。明白吗?”话说完之后，我盯着高中生的眼睛忍不住又补充了一句，“当然，我会尽力去找的。”

出乎我的意料，高中生对我的话并没有产生多大反应，他对着我连连鞠躬后倒退着出了房门。好像我一答应了他，就肯定能找到照片上那个少女似的。

看着他退出房门，我发了一会儿呆，随即笑着摇了摇头。谁没有年少痴狂的时候？想当年自己为了见一个女网友，不也奔波千里前去赴约吗？

越是年少，越是无畏啊！

快到中午了，不得不找点东西对付一下肠胃。我翻箱倒柜，终于在一摞厚厚的书下面，发现了一包方便面。哼着歌儿，撕开方便面的塑料袋包装，将黄色的面饼丢到青花瓷碗里，再撕开蔬菜包，将那些干瘪的红色绿色小块儿撒在上面，然后把酱包、调味包里的东西全部挤了进去。

开水冲进去，发出嘶嘶的声音，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眼前变得一片模糊。

说起来，我昨天刚刚满二十六岁，正处在一个尴尬的年龄阶段。在就业压力如此巨大的今天，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又没有什么特长的人，是很难找到什么体面工作的。有时候，我甚至会有点后悔，高中那几年活得实在是太放肆了。虽然不抽烟不酗酒，不跳舞不唱歌，不赌博不胡混，不泡妞不泡吧，却总是翘课去漫无目的地游荡，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跟那些见过或者没见过的论坛网友们聊天，一天一天地消耗着我的人生。

回顾那几年的生活，可以用两个字作一个精准的概括——无聊。

不过，或许无聊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尤其是对我这个不入流的私人侦探来说。

电话突兀地响起，吓了我一跳。看看号码，我按下接听键："吴哥，什么事？"

"你昨晚不要紧吧？看你喝高了，满嘴胡话，而且还当着那么多人唱歌。"

我完全没有印象。

"丢人不？一个大男人，唱什么《菊花台》，那么阴柔的歌，只适合女人。"

《菊花台》，原唱好像也是个男人吧？

"最近不是没什么生意吗？我手里有个案子，要不要帮个忙？"

"好啊，好啊，吴哥你中午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请我吃饭？你有钱吗？还是我请你吧，顺便跟你说下案情。"

"吴哥，你真是个好人。"

德兴面馆。

桌子上摆了四样小菜，大肠、肚丝、猪肝、羊肺。

没有一样是我喜欢吃的。

吴哥对内脏有着近乎病态的痴迷，我却对内脏有种与生俱来的抗拒。还好等下有面吃，我拿着筷子，搅动着水杯里温温的茶水。

"这次是什么案子？"我问。

"碎尸。"吴哥夹起一筷子大肠送进嘴里，"媒体一掺

和，上面的压力就下来了，真让人头大！看报纸了没？头版头条！”

“没啊，报纸又不能吃。”我讪笑，“这次需要我做什么？”

“就像去年的那个午夜拔头案，你帮我梳理下线索，给点建议。”

午夜拔头人这案子在去年极为轰动。一天清晨，多家电视台均收到一封措辞狂妄的匿名信，声称要用史上最复杂的案件来挑战警方。当天上午，陆续在市内几个相距甚远又毫无联系的地点，发现了四具死者尸体。所有的尸体都有一个特征，全部被生生拔去了头颅。因为凶手行事高调、手法残忍，被媒体称为中国版的“开膛手杰克”。警方压力很大，成立了四十多人的专案组，然而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全力调查，却一无所获。当时，我跟吴哥偶然间相识，又偶然间破了此案，公安局的全额奖金让我足足过了大半年的好日子，我和吴哥从那时起就成了哥们儿，常在一块探讨一些案子。

“那么，大致是什么情况？”我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吴哥咽下嘴里的大肠，“很变态的，我们今天凌晨在市郊一栋烂尾楼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大学生。”

“又是切胳膊切大腿的那种？相当俗套的杀人手法嘛！像这种碎尸案子，早就被小说、电影给编排烂了，一点新

意都没有。”

“不是。”吴哥的表情突然变得相当微妙，“其实严格上来说，不能算是碎尸案。因为尸体很完整。”

“……那怎么能叫做碎尸?”

“内脏。尸体被解剖了，心、肝、脾、肺、肾，这些内脏全都不见了。”

“这个……会不会是那种走私人体器官的组织干的?”听说在国外某些地方，外地游客会莫名其妙地失踪，被犯罪组织肢解后取内脏卖掉。

“不是，她的内脏在那栋烂尾楼的第十八层被找到了，被摆在一个塑料模特的肚子里。”吴哥拿出几张照片给我，“这是现场照片，看看能找出什么。”

我拿起了照片，如果不去看小腹上的那道又深又长的伤口，照片上的死者还是很漂亮的。

不是。

跟我钱包里照片的那个少女并不相像。

我将照片举起，顺着光源认真端详，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死者身材相当好，腿部修长，腰肢纤细，乳房浑圆，脸庞也很清秀。奇怪，额头上怎么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红色印迹?

我指着红印向吴哥问道：“这个是什么？你们拍照的时候注意到了吗?”

“你小子看得还挺仔细的啊，那是纳粹党的标志。”

“纳粹党的标志?”我吃力地重复了一遍，“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东西？是怎么弄上去的？血迹、印油、刺青?”

“鉴证科的家伙说从受创面的新鲜程度来看是新伤口，但是并没有结痂。可能是死者死亡之后，凶手用刀子刻上去，然后进行了处理。”

“纳粹党……标志……吴哥，是鉴证科的人告诉你是纳粹党标志的吗?”

“这种事还要他们说吗？那玩意儿电影上不是经常出现吗?”吴哥蘸起茶水，在桌子上画了个“卍”，“喏，就是这个，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嘿嘿，吴哥，这可不是纳粹党标志啊。”我干笑两声，蘸起茶水在桌子上画了个卐字，“这个才是纳粹党的标志嘛。”

“有什么差别?”吴哥斜着眼不满地看着我。

“差别大了去了，一个是左旋，一个是右旋……”

“管他什么左旋右旋的，好吧，如果不是纳粹党的标志，那是什么玩意儿?”吴哥截断了我的显摆。

“哦，是佛教的一种标志，代表致福的意思，又称为吉祥海云。”我又拿起塑料模特那张照片。塑料模特是那种商场里很常见的类型，可能是暴晒过久，颜色有些偏白。它肚子上的那块塑料被全部割开了，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大洞，里面放着那些因为氧化而变了颜色的内脏。

模特的脸形很尖，带着那种木然的笑容，在它的额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